

四書集註  
論語

下

113

862

3

60

65

70

金瓶梅  
卷之六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4 13  
862  
3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非而以為野人。後

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後

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如用之則吾

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從先進。又自謂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論語先進

嘗曰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  
 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  
 也。德行顏淵問子。騫再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非目其所長。分爲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  
 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繭門之賢者。  
 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  
 俗論。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說音悅。助我者。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  
 而有所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難若何。豈真  
 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子曰。孝哉閔子  
 德。又以深賞顏子云爾。

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騫去聲。氏曰。父母兄弟

弟稱此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  
 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詩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曰。復  
 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

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顏淵死，顏路請子之

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友。名無繻，少孔子六

也。請爲椁，欲賣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

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也。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

脫鞵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

可以無棺，可以與人之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顏

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顏

有慟乎？哀傷之至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音夫

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

宜，慟非他人之此也。○胡氏曰：痛惜之至。○

當其可，皆情。○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得直以責門人也。

論語先進

卷之六

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祭祝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者

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以死蓋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

可也蓋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

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

深告也○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聞侃侃義見前篇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行胡浪反樂音洛

者樂得其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於衛孔悝之難世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魯人為長府

藏名藏貨則曰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府為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也仍舊貫也士氏曰改作魯氏曰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大言快中言也

理惟有德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

論語先進

卷之六

四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事之失而。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然盛。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終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

急賦稅以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益其高。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冉有於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高。故也。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賢可以見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其為人矣。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辛。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師也。辛。亦。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師也。辛。反。亦。五。先進。卷之六。

便辟也。謂習於由也。嘔也。傳五且反。嘔。祖俗也。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嘔也。傳五且反。嘔。祖俗也。也。曰。當在此章之。首。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價也。言其近道。又。能也。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價也。言其近道。又。能也。安貧。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至。開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蒧氏曰。屢空者。望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億而已。非窮。唯樂天者。也。天子。言。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了。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屢空。如。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蒧氏曰。屢。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子曰。論。為。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子曰。論。為。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感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也兼人謂勝人也

聞義而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行之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中事之如也惟目所在則致死焉死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了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則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也

匡人之○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子曰吾以子為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異非常也。曾子亦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子亦異之所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者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數備臣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

氏之所予曰叔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

臣之謂也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不從也言二子雖

而不可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

也故曰哉心與君亦不從○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

然後可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者也蓋道之不在於修身而後及於

說具於方册讀而知之然後行何所以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

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

而難言蓋秀之盡言以觀其志而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

論語先進卷之六

有人以知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舞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去聲。音。機。音。傳。比。心。二。反。下。同。  
 二千五百人為一旅，五百人為一卒。因，仍也。敷，不  
 義，則能觀其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此方六七十，小國也。下。放。  
 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次以子路見所，故

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

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端，玄端服。點，爾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了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上免反。莫，冠也。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為序。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聞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習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三子者本未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曰為國以禮其言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取詞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異特

會言先進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乎舞雩。詠而歸。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人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曰。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曰。克己。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須從性偏難克處。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也。顏淵

也。非禮者

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  
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  
如事。事之專。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  
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在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  
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止。卓彼先覺。知止有  
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  
因言以宣。發禁躁妄。丙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其動箴曰。折人知幾。誠之於思。志上勵行。  
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  
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  
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精切。  
宜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以

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  
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兩字。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  
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不名犁。向雖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及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

司馬牛問。君子不憂不懼。何。子曰。君子作亂。牛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夫。○

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子夏曰商聞之

矣蓋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

所能移夫天莫之為而為非我君子敬而無失與

入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

接人以恭而有節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開

如兄之辭蓋子夏欲以寬平之憂故為是不

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

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

意圖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

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子張問明子曰溥潤之謂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溥潤之謂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溥如冰之侵權滋潤漸漬而不驟也○溥

謂剝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

謂剝也以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

人者溥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

深矣愬竟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

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

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了學之意云

○楊氏曰顯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

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長潤之謂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

論語 卷之六 四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庫實而武備修然後教

行而民信於我。不難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子信。則無兵而守固矣。

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

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

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以爭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

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

其民而以身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疾時。人又勝。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故為此言。

駟不及乎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言。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措其失

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鞞。鞞其鞞。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鞞。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

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辨之弊

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

重之差。○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有若對

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敵均收。人率民得其九。公取其。故謂之敵。  
 魯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則為什而。  
 取矣。或有若請租專行。曰。吾猶不足。如。  
 徹。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言不。  
 之何其徹也。蓋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體之意。以止公之厚賦。  
 為入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  
 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祭。寡則貉。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子張問。  
 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

徙義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

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也。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說。天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

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

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

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曰。此錯簡當在第十。

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並為名矣。則非誠善補過。○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齊景公名杅。自魯昭。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臣父之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

雖有求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

定。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

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至於

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

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子

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國言。不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

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有釋奔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下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

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

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

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子張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子張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

如一行。謂發於事。以中心則表裏如一。○子

張少石。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

故告之。○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

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入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

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

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

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

欲齊之其旨深矣○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

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為政者

欲善則民善矣一作尚如也○何以殺為

從以言教者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

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子張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

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

皆去聲。內上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

難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真

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而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也并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

皆篤實之事无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於為己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

慝與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感與

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入之過。故愚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德○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

知子曰知人。知去聲。下如字。愛木。樊遲未

達。曾氏曰。達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

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

以能使其和。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

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

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氏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

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句則近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

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

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

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

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

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

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實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

則止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道

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二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請益曰無倦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母。○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

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

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

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人者於事或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

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司告得其人。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處反舍上聲。

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  
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  
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  
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  
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兄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子曰必也。正名乎。出公。輒

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出公。輒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  
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

之道。皆當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以此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

不順。言不順。則無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欲殺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

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

謂小人之事者也。所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音丈反。焉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

以其類而應也。福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能。則如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能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警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子曰。其身正。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子曰。其身正。向之未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物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

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

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

世。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

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使之以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

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子

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

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

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

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

必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當時有此

其效。言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與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與邦乎。為曰。言而喪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

召曰。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

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

莫予違。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與

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葉公問政。

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其說音悅。○被

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其說音悅。○被

其風則來。然必近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之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

父隱。於理順耶。警賈殺入。舜竊負而逃。道海

濱。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

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

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賸面

益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

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子貢問曰何如

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

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

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

故為。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論語子路

卷之七

七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符所交反算亦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一家之屬噫心不平聲

斗量名容十升筭行器容十升斗筭之人

言辭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

是譬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蔽蔽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狷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

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

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

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

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心膠膠然

日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狷也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

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作巫醫善夫怕胡登反夫音失○南人

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不恒

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子曰不占而

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本詳湯氏

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子曰君子和而不

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音有

尚義故有不同小○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

之類皆當思其作。○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必有敗亡之禍。是康其民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

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

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

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

勉其志。使知所以自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子

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能制之使不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

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

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

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

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

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

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

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

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

會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

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子曰士而懷居不

命吾憲問

卷之七

十



不始。○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

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

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南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南

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官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官。南宮也。羿。有

五報。反盪。士浪反。○南官。地。即南宮也。羿。有

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

又殺羿而代之。夏春秋。傳作。泥。之子也。力

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

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

羿。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

也。故孔子不答。然足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

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子曰。君子而

不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日。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

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苴。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

林。反。○裨。諶。以

命。吾憲問。卷之七

下四人皆莫大夫章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  
 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  
 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產所居也。潤色。  
 謂加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  
 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侯。鮮有敗事。孔子。○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言此蓋善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問  
 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  
 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  
 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自公。以致禍亂。則其  
 為入可知矣。彼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駢邑  
 也。猶言此人也。

地名。樹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色。以與管仲。  
 伯氏。自矜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  
 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  
 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  
 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  
 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傑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  
 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子曰。孟公綽為  
 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  
 卿之家。考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  
 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  
 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者也。○楊氏曰。知之弗。寡。其才。而用之。則  
 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慮不知人也。言此。則

孔子之用。○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至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入也亦成矣。然而語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曰：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今日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

答而復言也。反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則雖其日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臾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少。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

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公明賈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言其多而惡則人不厭。而亦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教。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奸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甲請後。甘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諱。古穴反。○晉。又名小白。諱詭也。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政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諱甚矣。君他事亦多類此。○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魯人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曰。仲忘君事。魯恐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

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

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與小聲相去聲。○子貢意。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被皮寄反。衽。朝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

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

之俗。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

人字。程子曰。桓公見也。上糾弟也。仲私於

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

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糾。兄管仲所輔者。止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

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

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球。魏微。不死。建

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

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

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論語

卷之七

可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

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朝謂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

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也。○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喪夫音扶喪去聲。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

鮒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叔

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

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

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乎。詩曰無競維維。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

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

成了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相簡公齊君。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

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

倫之大變。大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

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時政在二家。哀公不得自專。

-5 160 35 865" data-label="Text">

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昔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不之。三子告不可。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命在

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之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夫名愛。孔子居衛，當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  
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六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  
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其上章之辭。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

有餘。○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寧之意亦。○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

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

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

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

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

人所陷焉斯亦。○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

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

子而辭甚佞。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孔子

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通也。聖人之於達尊

禮恭而言直如此。○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氏曰驥

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

奚足尚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謂德

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

將何以報怨。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增取舍以

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

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

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

-5 140 35 860" data-label="Text">

二者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

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子貢曰何

論語 憲問

卷之四

七

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

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

序漸進耳，無以其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

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

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

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

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

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察想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察，魯人。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

於察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察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察其如命何。與不聲。謝氏曰：雖察之思行

言此以就景伯安子路而察耳。聖人

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察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

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季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

誰何，必求其人。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以實之，則鑿矣。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與與平擊。石門地名。長門掌長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可為。故以是

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可為。故以是

時。○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既而曰鄙

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

哉。硤硤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硤音排。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箴有苦

葉之詩也。幾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道

淺深。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

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

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子張曰書云高宗諒

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

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

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自宮總

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

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

志問

卷之十

五

則民易使也。好易者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

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効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傳賓主之言。或人，疑也。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論語

卷之七

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命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

答以未學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

去衛適陳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通反何氏曰濫言君子

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

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子曰賜也  
 悔於此則見學者宜深味之  
 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哉首志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對曰然非與信  
 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信  
 而勿疑蓋其積學功曰非也子貢以貫之見  
 至而亦將有得也  
 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  
 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  
 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言哉如  
 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  
 以貫之德輪如毛毛猶有倫也大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  
 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  
 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子貢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  
 按夫子之唯也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子曰由知德者鮮  
 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  
 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真意  
 味之實也○自第章至此疑者曰無  
 明之言此章蓋為備員發也  
 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人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言聖人  
 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  
 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也  
 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  
 既無所為則人之○子張問行之意也子曰  
 所見如此而已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  
 聲貊亡百反○子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  
答下。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魯南蠻。猶北狄。  
二千五百。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上南反。大音扶。其

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不忘。隨其所。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言

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釋猶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志信。行

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興則見其倚於衡。

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

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

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

夫子稱其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

藏也。如於孫林父。甯結。放穢之。舉。不對。出。

亦其事也。○揚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

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夫。○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  
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也。古人有指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  
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子貢問為仁子曰  
只是成就箇是而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以德

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  
謹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仁也故夫子告之。○顏淵問為邦之仁故問

以爲仁之道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

為邦者謙辭。○子貢問為國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

生於寅。故斗柄建此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

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

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

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而於此又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以告顏子也。○名者始與其制也。周人飾以金則通後

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飾以金則通後

之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服周之冕冕

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冕

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流黃帝

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

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

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

其中樂則韶舞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始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

衛靈公

四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法。可得而見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患在几席。○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子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之與。與。小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蓋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微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故身益脩。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入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也。○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或以為質。

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也。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

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子曰君子病無能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子曰君子病沒世

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善之實。○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可知矣。

日。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

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不

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

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則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譽平聲。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

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荷

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難斯民也三

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

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

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

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

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

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

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揚氏曰史闕文馬

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

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

曰。此章義疑。○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不可強解。

大謀。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於無過。雅不改。則其過。○子曰吾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句不如學也。思而

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遠志而自

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

教人。○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饒在其

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饒

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

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

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

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

憂樂。○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

此理而無私欲以聞之。則所知者在我也。不

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知及之仁能

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猶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流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

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下。○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

論語

卷之八

八

器量淺狹而未。○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

不過害人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水火或

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

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

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

所與遜若善名在。○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

而固也。諒則不擇。○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是非而必於信。○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

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子曰有教無類。皆善

而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皆善

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

之惡。○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

正之。○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

某在斯。歷舉在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

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子曰然

論語集注

卷之八

九

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誓必

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

人處已為入。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

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

季氏將伐顛臾。

顛音專。史音俞。顛。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

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顛臾。

見賢遍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

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

復之。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

有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求為季氏聚

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顛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顛臾於此。山之

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魯公

各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

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顛臾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

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

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指季

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則將焉用彼相矣

在下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

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子

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枳中。是誰之過

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枳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枳積也。言在柙而逸在枳

而毀與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其

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與固。患寡與貧

得。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

君弱臣強。臣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

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

而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德。然後遠

人亦不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難

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

之。遠人。謂顛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

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再求又欲

伐顯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

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

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與之事不見於經傳

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

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論天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扶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夫

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

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

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

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

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合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習熟也。便佞，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諫。便佞，謂習於諂媚而無聞見之實。二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樂禮、樂道，人之善樂也；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

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役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關。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

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則務脩身。誠己。○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

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塞。則聰無不聞。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閱冉之徒蓋能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道也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

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

未見又云幸而蚤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死故夫子云然○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曰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以當在

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

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

闕文耳大抵此書○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後十篇多闕誤

有異聞乎九音剛○九以私意竄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他

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

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邦

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命季氏

卷之八

五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一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

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在。貨以禮大夫有賜於王。不得受。於其家。則在。非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謂孔子而歸之。厥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

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

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  
 救國之迷亂。而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  
 將者。目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調  
 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  
 但論其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  
 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  
 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  
 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  
 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訕  
 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  
 為誠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  
 外無道。身誠矣。而可。○子曰。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  
 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

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理。理無  
 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

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  
 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  
 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  
 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  
 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仲尼之所謂下  
 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  
 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  
 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  
 章當合為一。子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二字。蓋衍文耳。○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夫子莞爾而  
 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夫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也。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

因言其治小邑何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也。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

學故武城雖小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

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公山弗擾以費

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子路不說共執相子據邑以叛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孰音悅。未無也。言

道既不行無所往矣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大音扶。豈徒哉言必用

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子張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

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日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  
 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  
 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  
 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章體大不相同。○  
 佛胥召子欲往。佛音弼。胥許密反。○佛胥子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  
 如之何。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  
 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白。白乎。涅而不緇。薄也。涅。奈厚物言人之不  
 善。不能流也。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  
 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

磷。緇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  
 者。幾希也。匏瓜繫於處而不能飲食。人則  
 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  
 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  
 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胥之召。皆欲往  
 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  
 其卒不在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  
 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子曰。由也女聞六  
 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居吾語  
 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告之。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

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得失。可以羣。和而

可以怨。怨而不怒。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

二者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

重而言。此章盡之。讀。○子謂伯魚曰女為

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

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子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

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箇字。樂只是

是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不正便是無

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

然亦不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心相聽順。乃能為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在譬諸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在而審反與平聲屬威嚴也

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

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苟于

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其似德非德而反

○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謂棄其德也

往行以畜其德道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

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

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

小則吮癰疥痔大則結交與君皆生

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

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

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任者志願太

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不

角稍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

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未

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論語卷之九

古人○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

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

子曰欲無言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審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子貢曰子

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精義之發亦大而巳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

示了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

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

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

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陽貨

卷之九

七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崩壞也不習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

之火冬取柞櫟之火亦一年而周也此可止也

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或至此可止也

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耽言之宰我親

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焉爾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又母

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

布期而小禮始食菜羹練冠纈絲要經不除

無食稻衣綿之理天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

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女安則為之夫君子

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

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

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

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論語

卷之九

八

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政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也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子路曰君  
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

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

高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教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

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

窒不通也稱入惡則無不厚之意。下訕上則

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曰賜也亦有惡

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

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子曰唯女  
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者之○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  
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  
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  
而言。不知  
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  
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  
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  
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囚箕子以爲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  
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  
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  
乎。變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  
三人者。各得其本。○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  
心。故同謂之仁。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聲

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

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

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

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

子斷之之言。○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而亡之矣。○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

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孔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

待之輕重。特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曰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

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

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

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楚

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楚。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

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

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下車。蓋欲告之

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歷反。一。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度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輿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木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論語微子 卷之九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入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

輟徒與之與平聲滔七刀反辟去聲擾音憂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入謂孔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惘然惜其不喻

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

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

也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故麥爾責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音嗣見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

滅其跡亦接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論語 微子

卷之九

十一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逸民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同。逸，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之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避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汙，已。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  
 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汗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  
 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  
 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大師摯適齊。大音泰。樂  
 官之長。摯，斷之。○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其名也。

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

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播鼓。武人於漢。反。播

擊磬

襄。二人各襄。即孔子所從學

擊磬

襄。二人各襄。即孔子所從學

擊磬

襄。二人各襄。即孔子所從學

擊磬

襄。二人各襄。即孔子所從學

擊磬

襄。二人各襄。即孔子所從學

擊磬

襄。二人各襄。即孔子所從學

擊磬

襄。二人各襄。即孔子所從學

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瓜反。或曰成王時。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夏為多。子貢次之。蓋

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

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有不全。則

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

道不篤。焉能為有為。能為有為。

焉能為有為。為於處。又亡讀

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為。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子夏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為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而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之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論語子張

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子夏曰。小人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文去聲。飾之也。小人憚於

重其。○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

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

而栗然。○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

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也。所以止物之出

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

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未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酒色賣反。掃。素報反。○

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子夏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論語子張

卷之十

三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處反○倦

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是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

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與學。優有餘力也。仕與學。

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資其學。○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誠實惻怛之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之盛。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名亦不能有以  
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不  
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  
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

此不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  
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

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

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  
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子貢曰：紂之不善，不

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  
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

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自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

而虛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衛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

倫，吾子張○公孫

朝朝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焉字  
 於處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  
 能記之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  
 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  
 見室家之好牆與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人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

見其中之所有。言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  
 牆高而宮廣也。  
 云不亦宜乎此夫子。○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也。高  
 以誇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陳子禽謂  
 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  
 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論吾子張。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

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謂。道去聲。立。之。道。

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

謂教。舞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

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

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散舞

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不

其所以變化也。蓋不唯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

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

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

承絕矣。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

禹謨比。此如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



湯謂之既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  
 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各用玄牲。  
 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闕也。言樂有罪。已不  
 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赦。簡  
 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  
 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殺。民有罪。實君所  
 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周有大賚善人  
 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是富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此言其所言者皆善人也。詩序雖有周親不  
 云。賚所以錫子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  
 如一人。百姓有過。在乎一人。此周書泰誓之  
 也。言紂至親。雖多。不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  
 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  
 四方之政行焉。度禮稱銓也。量。斗斛也。法。刑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傳。滅繼

黃帝無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所

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

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學。皆

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

於終篇。具載堯舜各命之言。湯武雪歸之意。

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也。故

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

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

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勞反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於虞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入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入之吝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

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自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入有功當封刻印刻怨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不知禮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無以立也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入也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  
一言爲何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  
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934